



上日宏義

州山續集律之卷目錄

文

五辛辯

酬僧問

梵鐘辯

僊塔婆銘

并序

宜翁七回忘塔婆銘

并序

靈簿序

復山脇重顯書

典關誓書

并詩

鳴鐘法

慈觀素圓薦父道

靈簿序

醍醐觀目詩跋

書經王後二首



說文曰蒼葱生山中細莖大葉爾雅曰山葱也綱目曰野葱也山原平地皆有之生沙地者名沙葱生水澤者名水葱慈葱者葱之正名也或名冬葱綱目云冬葱即慈葱其莖柔細而香蘭葱者即蒜也古今注云蒜茆蒜也俗謂之小蒜或名家蒜綱目曰家蒜有二種根莖俱小而辦少辣甚者小蒜也根莖俱大而辦多辛而帶甘者大蒜也興渠者或曰華夏不產故不翻也或曰興渠即阿魏也戒疏註曰慈葱三藏傳云

古迹科下末九

五辛此土但四若興渠者于闐國有之其根白葉如蔓菁真如蒜又曰興渠梵音訛轉正應云形具疏云蔥蒨篇韻蔥音息蕪菁菜也以興渠為蔥蒨未詳所出今按蔥一名菲郭璞云菲草似蕪菁三藏法數云興渠葉如蔓菁根如蘿蔔天台疏其必有所據也夫五辛所以制之何也世書曰其辛真昏神伐性也北虜好食葷菜雖其天性擴度不食性所深致然故為教者因其所甚謹而戒之曰佛之所以制之止于此耶首

楞嚴云是五辛熟食發煙生啖增恚十方天仙
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舐其唇吻常與
鬼住福德日銷大力魔王現作佛身來為說法
非毀禁戒讚淫怒癡命終為魔眷屬永墮無間
地獄是故求菩提者當斷世間五種辛菜也夫
辛臭者不止此五何不止其餘乎曰涅槃經列
葱韭薤之二楞伽經加之以蒜薹四種名蓋或
三或四或五且舉之類悉接餘一切葷臭者耳
但五辛之目出于戒經而耳熟矣因此練形家

倣之又以小蒜大蒜韭薹薑胡荽為五葷道家
又以韭薤蒜薹薑胡荽為五葷是五葷中韭與
薹薑則非梵網所制韭還出于涅槃楞伽之說
可見但舉類而相攝也取要言之凡種種葷菜
一切斷之不茹為世人好問五辛之名似欲用
其餘者不可甚矣曰太賢古迹云如是五辛除
自重病及有利益益餘不得食此義通乎大小乘
耶曰是小乘之意也故報應經曰七眾不得食
肉葷辛有病開又僧祇律開病比丘服蒜是也

若大、乘、永、制、不、聽、故、楞、伽、曰、臭、穢、不、淨、能、障、聖、
 道、不、障、人、天、淨、處、何、况、諸、佛、淨、土、諸、大、乘、經、皆、
 然、見、前、楞、嚴、文、可、知、豈、如、此、惡、臭、雖、病、開、之、乎、
 但、除、小、乘、不、肖、劣、機、耳、曰、然、文、殊、問、經、云、不、得、
 噉、蒜、若、合、藥、治、病、得、用、是、非、大、乘、說、乎、曰、既、云、
 合、藥、不、聽、直、啖、凡、合、藥、者、蓋、無、臭、味、余、曾、嘗、阿、
 魏、圓、知、之、也、

名我三四四

與關譽并詩

白雲集返壁了也久假忘還終不知孰是白雲

主也子不_三敢追白雲迹吾與子皆無心是真
 白雲之心也某祇今來于北堂之下羸病之餘
 太怕過客吾欲寓此娛半日開崔東洲集暫惠
 借來偶得_二一絕_一充笑具_二

曾向山房假白雲白雲無迹每離羣莫言吾
 本白雲主却取白雲持贈君

酬僧問

問涅槃經云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
 又云若有受持五戒不得名為大乘人也是非

大乘正法之人不用戒乎曰此是外護之事也
非預出家人也令我具舉經文論為文云善男
子護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劍弓
箭矛槊護於清淨持戒比丘是則初全文也文
又云護法優婆塞應持刀杖擁護如是持戒比
丘若有受持五戒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
戒執持刀杖為護正法乃名大乘是則後全文
也既云應護持戒比丘又云護法優婆塞豈與
出家之事哉此二文在輔行第十卷學台教者

誰不見之若見此文而言出家事無目者也余
嘗見初學要文集略取前二文為末世無戒之
明證誤却於人是可忍乎輔行又引過去覺德
比丘為破戒者執持刀劍之所逼切爾時有有
德王與破戒者大鬪是亦分明王者護比丘之
文也又可見執持刀劍者只是破戒僧誰名為
大乘人乎問安國論中略舉前二文是如何曰
此只取要而引之耳非為無戒之證也故至下
乃引所謂覺德比丘因緣云是故護法優婆塞

中山集 卷之十九
等應執持刀杖擁護如是法師問開目抄又出
此等文而不舉護法優婆塞等文却引涅槃疏
云出家在家護法取其元心所為乃至不拘小
節乃至取捨得宜不可一向等云々此疏分明
云出家在家豈言不與出家事乎曰余嘗按疏
即其文云初廣明護法次廣引證初又二一在
家二出家在家護法取其元心所為云々可見
出家二字則分文也不可連下讀之蓋後世言
未法無戒義者叨加之歆為一證耳殊不知此

文本折伏破戒比丘天台引為折伏證祖師不
不以為無戒證故是決非祖師筆也若為祖師
筆是必一時寫誤矣不然則何至下引金剛身
品文乎吾於是竊見祖師深意矣問開目抄疑
者以安樂行品不樂說人及經典過等文難呵
責義故祖師引止觀明攝折二意涅槃并疏文
皆弘經師折伏之明據也豈獨取在家護法意
乎但本文雖是在家義祖師隨義轉用歟曰吾
前言此文天台引為折伏證吾豈謂非折伏義

乎但折伏義而在在家護法之事耳則非祖師隨
義轉用也故觀心本尊抄云當知此四菩薩現
折伏時成賢王誠責愚王行攝受時成僧弘持
正法斯文昭若揭日月所言賢王者豈非指
有德仙豫之屬耶然則為僧者不持刀杖也決
矣但涅槃文折伏破戒比丘而天台及祖師則
泛取折伏之義耳是所謂轉用也又祖師所引
金剛身品文既云不受五戒五戒是在家戒所
謂出家二戒十戒具戒在家二戒五戒八戒者

也是則外護之義驗矣又文云時有破戒者聞
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法者設復命
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則云有破戒者害是法
師是因折伏破戒比丘彼比丘瞋恚而害持戒
法師也祖師轉用豈不然乎

鳴鐘法

或問鳴鐘法為南山行事鈔云佛在世時但有
三下故五分云打三通也後因他請方有長打
資持記即明五事七法名為十二時槌槌一常

會時謂說恣羯磨講法等集先從小起至大二
十下稍小二十一下小三十下復大三下共五
十四下二且食時八下三晝食時一通同前常
會四暮投槃時一通同上如今昏時投槃疑是
梵語未詳所翻五無常多少隨時上並常用下
七卒緣一縣官二大火三大水四賊盜此四並
隨時五會沙弥三下六會優婆塞二下七呼私
見一下云事鈔又云約僧多少就事緩急量
時用之資持記云量時法者不定打數此法至

要必在智者斟酌而用三通中非謂單三下也
始終共四十下乃至中間四槌十九至二十二
此救四惡趣苦地獄餓鬼畜生修羅次第配之
亦有少異從三十六去打三下名三通末後二
下名息槌圖經云念三寶存五眾眾各八輩故
以四十為差三道乘之則百二十為節註云八
輩謂四果四向三道謂三乘憑茲而言蓋八下
直配三寶五眾耶抑當四向四果耶記無明文
未知然否又其五十四下之配數亦無考耳當

待博雅之士知之可矣凡吾法儀式多出乎小
乘雖諸大乘及開顯之後亦通憑之蓋界內出
世其儀若斯此寔三乘根性感佛出之者也所
云四果四向及三乘並是小教名目耳然普潤
名義集公依事鈔之說諸家通憑可知身耳

梵鐘辯

或曰俗有言曰鐘者成於黃帝舜禹之時見于
六經以本等之書自釋氏一入中國置之佛寺
以來世人知為梵宇之物不知為朝廷之偉器

也然則佛法之中本無此器乎曰是俗士之管
窺知此之有之不知我之有之也阿含經有打
鐘偈教比丘唱詠謂洪鐘震響覺羣生聲徧十
方無量土等之偈也付法藏經說罽賓王聞鐘
聲脫苦之効凡大藏中言涉乎鐘者不少焉
曰梵鐘之形于鼓鉦舞角衡旋篆何同周禮之
製邪曰鐘之形製見于大藏者匪一焉祇桓戒
律院銅鐘形如吳地者四面有日月星辰山川
河海之像等戒場院金鐘形如盃器上有千輪

王像千子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論師院銅鐘形如腰鼓上有梵釋四王八部等像脩多羅院石鐘形如吳樣色如碧玉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周帀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又阿難房前有鐘磬鼻上以紫磨金為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四邊悉以黃金鑲過去佛教誡之文因茲視之梵鐘之製不同於支那者可見曰此方鑄鐘何不一依竺樣邪曰佛法東漸去佛千餘載諸經之來也于今未盡矣震旦之人厥初未知梵鐘

之製而見諸經中往往有鐘之事且擬而作焉後雖知梵製不復改也夫出世聖人聲教之設與世聖人同端矣蓋出世聖人因性立教始不造作世聖人因性立教唯其顯性有淺深之差立教有廣狹之異是乃世與出世之道也故似而同者多不特所謂鐘而已况乎娑婆世界之法豈悉與世相戾乎佛隨國風則尚以牛糞淨道場况其餘乎只如圓顱方袍與俗簡別誠是諸佛應化之迹不離於世不混於俗允執厥中者

乎夫委斯首在其人焉不可與拘儒小士言也

慈觀素圓薦父道僊塔婆銘 并序

道僊以乙未之歲五月十三日死子有兄弟皆投我出家而弟乃先兄乃後先者曰慈觀後者曰素圓是歲丁未二子遇其先支刺小塔婆追薦霞谷比丘某為之銘曰

咨汝二子慈觀素圓幸為釋氏俱值勝緣汝父既死得十三年刺箇塔婆薦父道僊佛言一子出家九族生天何況二子此天何天切利天平

兜率天平抑是第一義天平

靈簿序

順童袖靈簿來曰請題之而序為予謂童子聚沙戲尚成佛道矧乎此善願迴向之心哉如是念遍於法界乃至卅木均開覺花豈止過去靈魂而已乎

宜翁七回忌塔婆銘 并序

是歲丁未六月六日丁僧宜翁七回忌追慕之餘刺片木造小刹莊嚴報地乃為銘曰

生涅槃覺忘牛亡羊誰言別去七歷星霜一念
多劫非短非長剎刻片刹表常寂光六月梅綻
滿林雨香人間炎熱佛界清涼

靈簿序

大雲之降雨也起於膚寸之微偏覆三千大千
普洽艸木叢林大地精靈靡不被其澤是雲之
妙也辭之迴向身起於一念之微普薰百界廣
通三千世間法界羣生靡不受其潤如彼大雲
雨於大千是心之妙也何者羣生雖衆不離一

心法界雖廣不出一念一念之體等乎虛空一
切衆生互具互接猶如虛空合於虛空因此一
念迴向不隔存亡無別凡聖此靈簿之所由設
也曰靈簿所載不止過去之靈現存名字亦有
之矣矧乎以神明佛陀錄之同簿而共為靈寧
有其說乎曰子唯以靈簿之靈為靈魂之靈而
謂如世之鬼錄然乎所言靈者性靈之謂也蓋
性靈也者凡聖之所同依存亡之所同歸焉今
乃誦此經持此咒唱此題以薰彼性靈而欲令

一切同歸乎一性海矣神佛因斯歡喜存此因
斯度脫然則錄之同簿而共為靈不亦宜乎此
靈簿之所由名也

醍醐觀月詩跋

去年之秋見月於醍醐而信宿乎南谷雅興翩
翩不已遂得野詩若干首同遊者輯而為卷醍
醐有人請予書其詩予素多病特懶筆翰諾之
未果是歲八月欲重遊於醍醐因憶彼詩之事
嗚乎人生一瞬念去秋之遊猶如昨夢然指之

間又成今秋幻化之生豈期明日乎於此是乃呼
童磨墨信筆塗抹嗚乎人已幻化詩亦幻化畫
亦幻化夫幻化之人為幻化之事拙工云乎或
書畢自笑而遣為寬文丁未仲秋日霞谷山人
書

復山脇重顯書

頃接手教會遊山寺見月值雨不得歸報章遲
滯如有怠慢之罪也嚮者叨承臨覽盼觀懿範
寧無欣幸之思乎但以多病之故切忌交際常

掩雲扉，不容過客。先日偶因出門，卒尔傾蓋，不知何之緣也。山野五勞未已，四體無安。只將水雲風月，陶冶性靈，隨時樂志而已。蒙勞垂念，感刺無極。所惠仙餌一筐，憶諸葛故事，莞尔而覺。謝。

書經王後

慧覺法，諱妙智，高槻城主，執事田中勝次之女婿，為石島定房之妻。今茲寬文丁未孟秋十九日二十二歲而終，為其兄勝長一日與定房同。

齋。複本法華各一軸來，語曰：吾妹死矣，哀悼之甚，不可以喻。吾欲言之，以甚癡，不言何暢。我志請容暫煩聽為我妹。自幼聰利，志操太烈。吾雖我妹視之，猶兄也。縱雖父母百年後，吾謂猶以彼為恃怙矣。病間語人曰：吾死二親大悲，嘆然幸有家兄在，雖吾千萬人，不過之。父母何傷志乎？必勿悲歎，而勞吾身後之魂也。又必吾死而後徐啟父母，莫預告之，而使遽悼也。其苦口丁寧，不可以語盡矣。定房亦有述焉。語在納于悲。

田院經末詳之不忍記此勝長乃以此經同身
骨歛之於雞山真經寺請予真佛開光即說偈
言
碎身舍利全身舍利凡聖不同法身無異燒為
靈骨印作文字非色非心絕理絕義經王威神
惟妙惟秘永離輪迴法住法位

又

石島主稅介定房其婦田中氏皆永井日州家
幹之子也琴瑟相合未幾幾年產兒而病太守

酷憐日屢遣使問之遂以丁未之歲七月十九
日死年二十二矣婦天姓聰慧志如丈夫自知
終不起語夫曰吾深蒙太守恩顧妾婦之躬何
所勤忠只願侍一日起以之報之夕死足矣又為
父母有言誠曰必待吾死之後告之其辭唯苦
慰二親之意耳夫憐厥志之賢特哀之深矣嘗
語婦曰我素歸禪汝益捨其宗與吾同婦曰
二親之間無復女子我母百歲之後誰營其菩
提寧忍棄乎夫聞而曰善但願穀則異宗死則

同穴以爲何如婦曰後耳因就黃檗隱元請二人道號乃夫名俊石道英婦爲妙昇元起婦死而火化于西岡真經寺名曰慧覺妙智夫分其遺骨爲印寫法華經共藏之於瓶而瘞于東山悲田院而躬投霞谷乞爲法身佛點眼妙子乃爲之讚曰

云是妙昇元起又是慧覺妙智同一法界異名畢竟非真非偽已依經力成佛必登龍女地位百佛世累分身能作種種名字何止妙智妙昇

一身即變作二東山悲田之院西岡真經之寺身得南方無垢留迹東西兩地頓捨凡夫覺知契當箇一大事於乎大哉經力寔是不可思議

石燈籠銘

田中勝長爲此妹妙智刻石燈籠豎于鷄冠山霞谷妙子爲之銘曰
惟石欄、惟燈煌、爾心貞固、遍照十方、

與淨心澄公書

數年來鴈魚互絕因他行李往來時知起居耳

寧堪思慕乎聞公志力益壯修學勉進可以歆
豔可以嘉尚惟學也者要直窮乎根源矣採枝
摘葉固末而已其根源者所謂本地之幽微迹
中之秘妙直窮此事而歸之於自己之上日用
而不失也耳想公之修學也開顯森羅隨時泯
淨本地風光逐日明了吾欲印其所得則難思
不可說之知見近而不可見之境也凡吾宗
之學者幼而習名目四教儀祿涉教觀而皓首
于六十卷之中矣只記一化始終窺理觀之門

而已至於所謂久遠微旨事觀妙處則茫然不
知者衆矣偶聞祖師之微言如醉如眠如驚如
怪乃謂其義迂遠而乖於天台之說日用而不
信者洎皆是也是無佗良由自幼至乎皓首
唯慣近迹之理而昧窮遠本之事也豈非駘之
書言廿三大吠堯之謂耶人每患祖師之說動不合乎大
師之義余則異於是合亦可不合亦可也何
者大師者所謂迹化大士而弘迹之祖也祖師
者所謂本化菩薩而宣本之師也本化迹化位

有別事觀理觀道不同大師自述弥勒不識言
 彼等大士本實相底應現十方別頭教化亦有
 真應非弥勒境界亦言實相底者乃本地之幽
 微也豈本地之幽微者迹化之亦窺知乎宜乎
 不識也且夫大士之利物也知時觀機而不直
 用佛說通經作論而為名義五十四我流四上初遍和俱舍羅之說此尚
 迹化之亦堪而大師亦云不可守舊壅於化導
 之謂也况乎其別頭教化豈宜顯迹化之轍乎
 是吾之亦以不患祖師之說不合乎大師之義

也今人或讀祖師之書而有探文義而不知指
 歸者有討上來歷而不得綱領者有記下文釋而不
 問元意者有弄波瀾而不到淵源者有論玄黃
 而不見駿逸者如斯等比何足與議宗趣也嗟
 乎豈趨佛法而已哉至世諦之事亦然且如言
 文章者亦謂韓柳歐蘇者文之大家也無復能
 及者矣非不然也而上言者不知有下姬孔之高
 妙文王之簡奧况上密義之深密乎何况造化自
 然之渾厚乎我佛法亦然人徒固執有相之迹

而不聞甚深之事猶二乘劣根仰應佛相好而不知遮那莊嚴別教菩薩觀魏堂而不見法身微妙之相可勝言哉夫祖師所謂妙法者譬諸文章其猶必犧之畫也與是文而非文義而非義三千諸法一言以蔽之其謂之聲色近名者為凡愚而言耳智者見之直為無相極理矣小智者皆惑耳驚心矣唯深信者幾乎此矣是祖師之所以出乎衰世而垂化導也其學之而不知者未如其不學而得者也吾每患人之

說記卅初

不啻不見首趣其解文字亦難矣余嘗杜撰本朝之隱逸傳其永觀贊有言若夫達磨無功德何事也人或謂之曰是貶初祖也何宗黨之甚哉為此說者夏夷往々有之余常所聞也所謂觀公之意蓋在乎事達磨所言則理上之謂也故吾只言何事使人思焉所謂引而不發者也昔程子學於周濂溪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亦樂何事是欲學者自得之耳吁人不唯不解文字蓋論語集註五尺童子亦讀之何不見之乎

卅山集 卷之十九 十

是雖細事若差毫釐釐成千里謬學而不正之不
如不學也於乎公年盛力壯志氣益固勉進不
息前程尚不可測為法為人誰不珍重余宿殖
甚淺多病侵志今年四十五精神衰耗如帶霜
之葉毋年垂九十不慮旦暮之際唯願自保
而不先於母餘何思哉只於時強迴四倒之
見學四德波羅蜜不改其樂耳呷萍水無期因
復作書若有便鴻乞賜回音希成晤語之思
中草實如鳥跡萬一愆宥南無妙法蓮華經

復伊藤丈菴書

一封尺牘千里面目山野與足下雖無半識之
舊一讀如傾蓋也又有孫倅之寄奚止束帛而
已哉足下以佳稿枉索是正如山野寧其人乎
然山野亦嘗有志於此而羸病踈懶之餘不能
得其道既自無琢磨之功何足攻佗之玉石也
但我聞之曰文字者無佗術勤讀書而多為之
則工不必待人之指搃自能見之又曰胸中無
一點塵俗則詩亦高遠矣是皆先賢之語自頭

而訓人者也其不信我且復聞之文章者道德之末也培其根則其花自秀如子美太白有道之資而不能至者為詞章所羈縻也失其本則縱雖其李杜並鑣此止詩人耳豈文夫所為乎我病中口授草々不謹

修池上本門寺知識文代

蓋聞時運長久佛刹隨興世界荒涼僧藍共廢斯以下真諦由俗諦顯佛法藉世法成矣世尊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之人良有以也池

上本門寺者高祖大薩埵草創之名藍而涅槃之靈地也星霜交遷興廢屢變方今祇園七重之華構寢就衰微鶴林噴樹之風烟既屬寥落而今幸遭長久之時佛刹僧藍輪奐四海不啻修故不能翻新唯有此寺猶如過春花木寂寞獨不花是豈非培養不足溉灌有怠乎蓋夫法依人興人依處住是人法處雖如鼎足而其所依獨在住處况乎我之為宗也法乃靈山別付之法入則本地久成之人取謂法妙故人貴人

貴故處尊豈可一日付諸荒蕪哉且吾法之為
妙也人一個即身成佛其居則常寂光土直
觀此土是處即是若人修一寺自莊嚴我報地
也耳佛言造新不如修故福最勝也諸經之中
往稱之昔神僧杯渡當凶年教人言宜修故
寺以禳災禍也又范文正公遇荒歲諭諸寺造
伽藍意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故云荒政之
施莫此為大夫修故寺造伽藍其福非唯禳災
禍為荒政之施然則凶年饑歲宜修造以

救斯民况是長久之世昇平之時乎因茲乃令
普叩檀門廣募樂施正欲報佛祖之德酬國家
之恩諸人傾誠萬方致志一振鶴樹寥落重興
祇林襄微人々入此本門同樂於長遠之壽箇
到彼池上共遊乎清涼之月者也

其慈忍書

池上化疏之中寢就之寢誤為寢字鞅掌之際
不覺自失會看州本即見之也淨書之時正之
否耶否則削書可也不知東關之使已發去乎

然當追便告報恐人不可見之轉寫而傳誤也如
人常以果作果且作且密作蜜此類不可計而
直讀不疑者多豈訝寢與寢者乎是以苦報耳
語曰暗文字般若則暗義般若此言有在文字
豈可忽哉一則法身氣命一則貫道之器也

復青元澄書

先回紛冗之中不克罄中抱遺憾極多倏接手
教兼得漢字尺牘奇麗可愛勉而不止其倒陳
遵者乎乃堂見問老母之疾感刻無極衰老之

餘猶俟風葉可憐可察管家文章嘗覽一遍今
盡遺忘如味讀者聞吾子藏全本暇日幸一假
之桐江菴錄埃刻本出閱之味晚勿勞搜索餘
在面悉

復鷄金平書

得華翰并詩林廣記前集五策不違季諾感謝
有餘瞻病之暇時欲遮目周覽了便容還璧
我阿弥未安茵七勞乃懷耳媚冗之中不能縷

與逝川子書

公忽起維桑之念昨來林下告別余以侍老母之疾不得面別最為遺憾比來時時辱存問自非道義之厚寧至於此哉乃知公之顧林下不特為文字來也且復求吾實相印愈知其志之有在矣公增勉旃以忠孝為根抵以文字為枝葉則詩亦深邃也以心性為淵源以詞章為波瀾則詩亦高妙也若夫捨本取末背覺合塵是凌費精神坐喪光景而已假令勉強入陶韋李

杜之室呼為詩人得矣為其丈夫未也公增勉旃今從願求乃寫真印二幅為立法之名字共結永劫之緣所謂如水者道號也性源者法諱也心性之源水混レ不息盈科而進放レ乎四海水カ水カ此水之說也逝川子勉旃使旋州

州山續集呂之卷目錄

文

妙法蓮華經新註叙 自讚

僧慧明寫先考及壽母之真乞題一辭仍

為之讚 天台大師讚 二首

高祖讚 維摩讚

具足山立本寺鐘銘 并序代

元信字說 復長順書

復青元澄書 興青元澄書

示行首

鬼子母神點眼

與高勘平書

薦宗喜信士小祥

忌塔婆銘 并序

寄日德上人書

復南山專順書

與高勘平書

復會津諒菴書

硯銘

答慧明書

與慧明書 三首

答慧明書

州山續集呂之卷

文

妙法蓮華經新註叙

法華之王諸經也狹提之童心能言之至於說其所以為王則雖大才宏智必弗能也其故何也蓋法華者佛乘也佛乘者佛知見也佛知見者佛境界也以凡智說佛境界宜乎弗能也震旦諸師釋之者數十家惟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大師者靈山同聞眾而所謂降德為如來所使

者也夫得_レ其說不_レ宜乎大師之後採_レ摘其_レ疏者_レ多_レ惟若_レ一如新註則略_レ而取_レ之引_レ而仰_レ之於其折中頗得_レ宜當矣一如號_レ一庵明_レ永樂中為僧錄司住_レ上天竺嘗奉_レ勅探_レ討大藏撰_レ三藏法數我應永_レ之間奉_レ使來_レ于本朝時英_レ津絕海遊_レ和應制_レ三山詩其人品可知耳余嘗得_レ新註一本把玩不_レ已自惜不_レ與_レ人俱遂_レ弗顧固_レ陋竊訓_レ其傍授_レ剽_レ氏夫_レ一心之妙微_レ而為_レ語言結而為_レ文字語言及_レ文字祇_レ是一_レ心之妙_レ為_レ耳矣

上_レ根乃_レ神而解_レ之下根乃_レ信而入_レ之但_レ如_レ中智與_レ愚者則覺_レ知而分別_レ之若_レ夫神解與_レ信入者不_レ取_レ語言文字之相直_レ聞_レ經_レ文_レ可_レ領_レ為_レ至_レ乎覺_レ知分別者非_レ疏_レ愈_レ惑非_レ訓_レ難_レ導倘_レ或_レ尋_レ之文義偶_レ發_レ一句解_レ生_レ一念信_レ而洙_レ其_レ神則_レ其_レ利益不可_レ量是_レ吾_レ流通_レ之志也嘗_レ寬_レ文_レ丁_レ未_レ季秋之穀僧不可_レ思議書_レ於霞谷蘭若之西庵

自讚 慧明請

這病道者長_レ處無_レ為_レ烟霞世界雪_レ月生_レ涯樂_レ禪

樂慧兼樂毗尼坐立行倒作何言辭即身成佛
萬法是師

僧慧明寫先考及壽母之真乞題一辭仍
為之讚

月光是爾爺妙月為汝嫌父去離惱界母留守
幽房事死如事生未嘗別存亡描取二天影長
對準月光能使其考妣妙坐於道場方便父分
般若母東西南北盡家鄉

天台大師讚

發妙德智瀉思大瓶振滿慈辯說牟尼經如日
如月若雷若霆儼然千載見遺像松葉長侵霜
雪青

又

面目端嚴秀氣咸萃坐師子牀拈鐵如意品藻
五時雲行兩施陵輾百家電馳風靡斯何人斯
何人為言不測等妙位

高祖讚

靈山別付獨濟濁末蹈遍險危欲死復活塵尾

雨灑，噴音雲，遏諸天龍，神聽法，覺渴如何，讚如何，讚南無本化上行菩薩

維摩讚

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鳥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只此維摩詰，惟肖淵默雷轟

具足山立本寺鐘銘

并序代

辛丑之春，寺鬱攸之災，數年而鼎新，羽林次將光政，女號長壽院樂施，若干賞造梵鐘寶樓，丁未冬鐘成，原夫祇陀林，銅鐘戒場院，金鐘修

多羅院，石鐘及乎慶喜房前，鐘磬或輪，王梵釋之像，或諸佛成道之相，或八水九龍之形，或日月星辰之象，或黃金教誡之文堂，或為煌煌為如厥勝利也，載籍所紀，昭々焉而令雖不悉，備梵製為其功用一也，矧乎鳴之宣揚佛乘，福不可量，承冀檀越家運，共金石彌固，子孫齊鐘聲無窮，乃至四德圓滿，百福莊嚴，此之殊勲及於法界

銘曰

磨_レ鑿_レ青石色_ニ鏤_レ彼黃金文_ヲ此土真教體普為_二衆生_ニ熏_レ宣_レ揚_レ具_レ足_レ道_ヲ響_レ徹_レ九重雲更_ニ立_レ久_ニ成_レ本_ヲ永_レ令_ニ一切_ヲ聞_レ

元信字說

元者善之長也信者道之元也非元莫以成信非信莫以養元元辭如天或名為仁或名為慈信辭如地或名為孝或名為義若人仁慈而孝義則足以為人而己况階其佛地只是也耳矣佛言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

諸善法斯元信之說也書以示元信

復長順書

拙稿落手匪翅速竟騰寫之功乃復得細許非其讀之精密曷能至此每聞足下在官寺不獲安閑誠知其廢寢食孽於此且今領手墨兩通其華文之書乃求筆削大體無可下唯黃者若夫白玉微瑕俟面晤日試指摘耳造次之際不能縷陳

復青元澄書

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矧累日乎歎
封宛見光彩卷舒誦讀如接語言所託數事不
違金諾鞅掌之中特馳銀鹿眷愛之深寧耐感
荷前所借取順集幸付來使希檢收蕉堅稿泚
令不閱緩覽是可寒天龜手草閣筆不悉

與青元澄書

昨憑來使還源順集而吾忽遺失也只怕使
者負鼻耳吾不愉甚矣即今遣之叱而收之幸
也嗟夫忘物者心不在焉故也甚則有所謂忘

妻妾身者可不慎乎防微杜漸吾何不思之哉
其穎有泚是以苦言

示行首

前因來話破病中之寂寥為慰為幸只悔譚論
坐久叨費壁陰余每相會乃不自揣橫說豎說
旁若無人動輒關涉宗趣議論當叔末時人澆
法漓吾恒恐慮我道墜地憤悱所發及此而已
吾前所言觀即色心是為理觀即心色是為
事觀此十六字吾腦三折而始得之決非穿鑿

之力亦致觀即心色尺此一句我家頂門上一
針也苟得是肯出世本懷刹那辨成人不知之
甘為凡夫自致沈淪在家之人豈足言哉於架
裳下失人身者往々皆然可不傷乎佛隴師曰
推功上位不信輩也謂已均佛無智上一平五下六十凌也無智
所謂增上慢人不信所謂一闡提人余觀今世
上慢最希多是闡提必死人耳有贖命教何能
救之縱雖所謂智信不具若有信者以信為智
不失人身必當作佛吾祖逢人先教以信乃云

若人能知即身成佛不生疑惑下根行者尚於
一生入妙覺位觀即心色意在斯矣前歎言之
景移日暮餘論未盡今因童返聊寄筆語

鬼子母神點眼

換暴虐眼現柔軟相母子相合和氣致祥善哉
善哉擁護受持法華名者福不可量

興高勸平書

前承惠顧傾倒濶襟賴因半日之話累月胸懷
渙然冰釋如坐春風中者不尔快乎願約小野

榧一囊祇今付便寄之嘗考本草榧實無毒助
筋骨行榮衛明目輕身餘力學文者不可棄乎
足下近日欲回吉野舊梓吉野榧子之地嘗之
試看兩野佳味何如蓋厚於所習入之情也恐
新味無甘乎呵々風霜返寒氣痴湧々手龜臂
掉授人令書不悉

薦宗喜信士小祥忌塔婆銘 并序

信女妙理值父宗喜小祥忌為瑞光蘭若新
齋筵若干疊且刻小偷婆樹寶塔寺某作銘

曰
新五觀席稱梵福田表一竿刹報罔極天法喜
充滿三種身圓

寄日德上人書

不觀道容殆一年矣瞻仰之思無日無之祇因
慈忍輩從北峰來時知動定耳余多病之餘
疎慵交加母老羸而粘牀者數月矣余就堂
下泛事藥餌猶盲跛步顛蹶可憐察烏抑
本朝法華驗記嘗蒙惠借遲替甚久不覺何歲

月矣曷慵墮之一至此我嗚呼深自責耳余嘗
讀扶桑略記其二十一卷引本朝法華驗記載
飛鳥貞成事乃云睿山南谷沙門藥恒所撰又
二十四卷引睿山智源法師法華驗記載陽勝
仙事便知法華驗記者則有二一本今覽此本蓋
有陽勝仙而不見貞成斯乃智源法師撰者歟
余初憾不知其作者偶見此事自喜是以報耳
不知師已有取誓乎余每讀驗記置卷長歎而
謂當像末際見斯勝異而今之持者蒙冥利者

鮮矣何我蓋五濁惡世人無至心雖服甘露而
作遺劫之因不至直待巨益吾祖大士觀其根
緣為結下種遠因雖自住清淨無上戒而為衆
生故與共和光不現持相大經所謂雖見諸人
犯波羅夷為欲建立正法默然而不糾治者也
然其示金吾書云忍波羅蜜即是五常上宮用
此以教其君周公三握孔子九思子能聞之亦
謂佛法者是也一代肝心者法華經法華修行
之肝心者不輕品也不輕菩薩敬人何事教主

釋尊出世，本懷人之行跡也。斯其善巧，而諭意可見。烏又答大學室書云：聖教之中，未見如酒肉五辛、婬事等忌。月水而戒一事，但我國者神國，而佛菩薩之垂迹，有不測之。我神多忌，此穢受生此國者，當大忌者，歟。是則隨方毗尼之意耳。但當其穢時，暗唱題目，不拜經卷，若其有不意，逼於臨終，縱食魚鳥，不妨讀誦唱題。况其穢乎。斯亦深垂制戒，可見為其示在家男女者，尚然矧於出家乎。故答最蓮書曰：狀云十七出。

家以後，不帶妻子，不食肉等云云。尤為比丘權宗之人，尚可然。况正法行人，執是乃以護持正法為後來之地，可謂深根固蒂者也。有人謂予曰：吾祖嘗受酒，何也。予曰：凡夫為一事，尚能忘味。我祖大士為無上道身，命尚不愛，况愛杯中物乎。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菩薩，知以下破戒，因緣則能令人受持愛樂。大乘經典乃至以是因緣，得毀淨戒，豈非大悲善巧權示此耶。又其人曰：末法燈明記如何。予曰：是為外護王臣而設，烏

其發端之辭及華大集經護持養育之事皆其
意也不然顯戒論學生式何處作此說乎况其
一紀學圓戒乎若謂唯學而無護持山上昔日
奚事持齋乎又曰涅槃經云護持正法者不受
五戒不修威儀是如何予曰此乃外護之事而
不預出家人故次文云應持刀劍弓箭槊護
於清淨持戒比丘或人斷取此文以為末法無
戒之明證吾宗學者誰不見大經又誰不讀止
觀輔行而引援之為淨的據者乃將一人手掩

天下目者也祖師雖用此文只依止觀引為折
伏之證全不為無戒之文矣其餘紛紜不遑盡
此今錄一二漫瀆青蓮冀垂慈念一讀賜斤幸
勿靳大匠之手偶因慈忍來裁鄙文附之乃法
華驗記三策謹奉還璧希檢收不宣

復南山專頌書

南北杏音塵靡接每一相思輒使神魂千里
飛越乃者預州良尊惠然來過坐未定即問公
之動履乃聞頃抱少惱退養山下而無劇也今

復承_テ教_ヲ字_ヲ益_ク審_シ曷_ク勝_シ慰_ム浣_シ予_ノ生_ヲ平_ニ多_ク病_ニ體_中惡_シ
寒_ヲ值_ヒ此_ノ風_ノ霜_ノ如_シ雪_ノ山_ノ鳥_ノ老_シ母_ノ病_ニ羸_ニ于_レ今_ノ數_ノ月_ノ不_レ
測_ラ且_レ暮_ノ之_ノ際_ノ事_ノ可_レ憐_シ察_ス且_レ聞_ク明_ク春_ノ風_ノ乎_レ馬_ノ山_ノ
來_テ遊_ニ京_ノ下_ニ忍_テ疾_ヲ埃_ツ此_ヲ而_レ已_ル惠_ム雲_ヲ芽_ニ二_ノ筵_ノ遠_ニ地_ノ
佳_ク味_尤為_シ珍_ニ感_シ母_ノ子_ノ相_對多_ク謝_ス智_岸無_恙即_チ達_ス
盛_ニ意_岸不_レ勝_ニ謝_ノ惊_急步_在門_ノ天_ノ公_ノ逼_ル暮_ニ忍_レ不_レ
悉

與高勘平書

語類一帙少々課兒葉鈔寫尺覺令縹緗汗損

有_レ愧_ニ顏_ノ家_ノ之_ノ訓_ニ即_チ今_ノ憑_テ便_ニ返_上怒_レ而_レ收_ル之_ヲ多_ク幸_ニ
語類中云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又云小兒子讀_ス
書未_タ須_ク把_テ近_ニ代_ノ解_ヲ說_ス底_ノ音_ヲ訓_ヲ教_ス之_ヲ其_レ常_ニ以_テ之_ヲ勸_ム
久_ニ今_ニ見_テ此_ノ說_ヲ自_レ為_シ有_レ據_ヲ又云讀書閑暇且靜坐_ス
因_テ率_テ陳_レ烈_ノ先_生苦_テ無_レ記_性遂_ニ閉_テ門_ヲ靜_ニ坐_ス百_餘日_ノ
却_テ讀_シ書_ヲ一_覽無_レ遺_ス斯_レ意_類乎_レ佛_ノ家_ノ所_レ謂_ク定_生慧_ヲ
之_ノ說_ニ吾_ノ法_本有_ニ三_ノ學_謂戒_定慧_此三_不可_レ須_レ更_ニ
離_也然_モ後_ニ世_ヲ析_テ為_シ三_ノ門_謂教_律禪_即如_下語類第_八
八_ノ英_儒家_ノ合_論也_辭之_ヲ車_為戒_猶如_與定_慧

如輪以此駕於心性之牛運載而到極處乃佛
家之三學也今試擬之所謂敬猶如輿靜坐格
致如輪性命如牛以此運載而到至處蓋儒家
之三學乎不知高明為然否耶其餘語類之中
新聞是多千載之下恍遊雲谷與老人打譚快
哉快哉頃者老母病篤涉獵無暇次帙茲它日
之恩假足下邇日向芳野故里否深雪之中惟
萬々保攝不一

復會津諒菴書

春秋二書宛奉顏采兼審履况足慰遐想也久
失裁答坐臥思之矣唯芒背爾我余素有坡翁
怕作書之癖書問盈篋而終歲不答跡放而致
堪為之大息且多病之質今年自夏至秋眾疾
交加艾藥互攻稍得瘳已而八月之杪慈親
寢病于今百餘日矣余侍堂之側日夜瞻養比
日祈寒大漸弥留既濯茶蓼之苦久謝人事所
以努力作書耳如聞足下奉老親之餘日種杏
林病客填門古稱上醫醫國其次救人故曰醫

之道也功與稷契等又不云乎為人子者不可
不知醫是張子和所以著事親一書也足下不
嘗事親兼復救人所謂山中相業可不尚哉然
足下猶不為足而有求道於遠方之志蓋道也
者不離日用之處但知而用之則左右逢原用
而不知則違道日遠譬諸飲食知節則治萬病
於未然不知節則百病由是而生終日在天理
之中而不能行其道其猶食而病也歟其讀書
亦然朱晦菴曰理明後便讀申韓書必有得况

足下讀其濟世之書乎故讀東壁本州者有言
茲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足下業已讀其
書又何求於外哉斯非特世教且佛法亦然雖
堅且三際橫通十方上窮四聖下盡六凡唯在
方寸之間利那弗離故曰迷者自隔理不隔也
失者自失性不失也足下於是得意何歎之有
只能養身而奉親依仁而救人若有餘力希重
觀光來扣山扉豈不爾思祇慮羸病之身得一
相待不爾薩庵無佗近過草廬雅譚竟日而去

智听脩，學勇進，今更名慧明，取約座右銘，即令
無暇它日寫之，為寄耳。嗟！會遇未涯，置筆悵
然，惟千萬以時自愛。

硯銘

一滴滄溟水，時與黑雲灑。作四海雨，亂出天
地文。

答慧明書

先書聞微，有寒疾不審。既復常否，只須為道，堅
固色力。凡夫養身忘心，道人養心忘身，其趣不

鈞其癢，一般汝善思之。其病根甚深，見効甚難。
但昨來少覺有七，箸氣味如此，縱雖綿綿，積日
累月，而必不至大故燈也。勿為患也。又雖寫火
中，不覩焰熱，唯見灼灼蓮華而已。雖無侍者使
令，常足一切衆生，莫非眷屬。寔似毗耶老居士
也。淨誠移住否？前日告更名字病中，總如遺忘
昨夜眠坐之中，忽然念之，得了心二字，若不了
心，萬行徒施了心，正明便與佛同。宜以正明且
為法，諱憂病之中，把筆如杵，吾心何盡。

典慧明書

僕來種々皆現在前令吾不覺開之苦愁之篇又
前便維摩經三卷至病間時看半面一面為養
心之助爾予亦患無損無益塔烏谷神一日慎
於一日已聞汝氣體味穩保護莫忽也即因僕
之歸寄雜楮二種共七束如前告分典沙彌等
此中一束汝亦求也吁豈徒用此雪淨唾而已
我每用此當觀拭却無始心垢矣行人若就事
之上常不用意則未代根器如何得使無

量劫來煩惱海盡底而乾不見懶殘道者對勅
使寒涕垂頤而不顧乎而若此事莫見其跡看
其心亦在何如

又

沙彌來報林下無為足減吾患又如目子舉集
于前其中受縷香七果如窮兒暴富忻踊無已
且麻衣速成便易木衣飄然如天上六銖衣亦
為養勞之一助也政二日間灸療凡得三百五
十壯而病魔大退然九死之餘不可卒活一損

一增日夜變化辟若常山蛇擊首尾至擊尾首
至苦我苦我橫月三星昭々乎雖不易其位而
四大不穩一心不無安色心本來不暫相離故
也食尚不過粥少牝多水極薄燈也亦親睹也
但早午晚之中晚食有味而已嗚乎吾若墮律
家僧此病不可救也然去歲之夏自一發疾破
齋日衆持齋日希甚乖僧儀誰不慚愧乎嗚乎
一一大事也我要大事情者當防病於未然我今自
知之故為言之也切所謂以己之疾懸於彼疾

者歟欲書之事如塵如沙而吾作此書幾度置
筆而息其餘小事皆在沙彌之語

又

山中無故白雲無事不政兩日之際眠食較佳
若斯則不逾月而還錫尔不可知也頃者洛人
慮政之病而乞令人禱予曰吾常禱于十方諸
佛及護法諸天未嘗一日空過况乎念持無
上法禱爾之至豈過此乎今復令它祈是惑矣
其人乃止而今告之則吾且有所防也昔夫子

病門人請禱，夫子曰：丘之禱久矣，况出家見我，若夫人，默吾所不知也。

答慧明書

一翰一答，相逐相到，左在展布，如悟如語，大破寂寥，政病惱無異，只此土朔之日，風雪霏，夜積屋上，日高未銷，令吾氣痴大凝，閉而其本體安，然不動，因此食無變，且屬日家，翁謂木服非今之所宜，遽裁絹衣容，以綿絮，令更鹿服之，重一身輕，安如擔重者，遽棄如縛者，遽解，寧不

快乎嗟乎，如是深恩，不知所酬，尋又思之，蚕衣是縷，皆無數殺罪之所成，豈忍以此安身耶？然如我一切眾生，無始劫來，出沒乎生死海中，不知幾恒河沙數，今此無數之蚕，悉是生父母，母也，而今以此衣蒙我法身，而念果上微妙之法，始報無始劫來父母恩愛之德，今又使吾體溫如豈非生之煦育之餘恩耶？靜夜思之，悲喜交集，不覺枕之露如何，此病一起，長掩山庵，行住坐臥，修無相深絕之道，不作一事，不起一念。

妙令一切衆生同入大圓覺但先所起筆者大意已彰汝輩耳熟經不_レ得_レ獲麟之日亦無遺憾聞頃日新刻妙註來汝已_レ繙卷惟莫多讀急則難入凡一切事皆然念之緒餘悉囑靜也

延寶二年甲寅仲秋日

銅駝坊書林村上平樂寺彫刻

